

陈 忠 实
精品小说集



陈忠实精品小说集

十八岁的哥哥

陈忠实 著

十八岁的哥哥曹润生，心里顿然涌起一股醋意了……
他一个人站在三岔路口，平生第一次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拥塞的车辆已经走空，偶尔有一辆汽车从三岔路口开过去，明亮的车灯在田野里推开一片扇形的光亮。初冬的夜晚的风开始施威，电线在呜呜呜呜地叫。他的胸膛里十分憋闷、厌烦，腿脚无力。快快地推着自行车走上公路，却不想跨上去，顺着公路慢腾腾地踟蹰着。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陈忠实精品小说集

十八岁的哥哥

陈忠实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八岁的哥哥 / 陈忠实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6.5

(陈忠实精品小说集)

ISBN 978-7-5513-0958-5

I. ①十…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9575号

十八岁的哥哥 陈忠实精品小说集

SHI-BASUI DE GE GE CHENZHONGSHI JINGPIN XIAOSHUOJI

作 者	陈忠实
责任编辑	闫 璞
整体设计	张洪海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958-5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目 录

1/十八岁的哥哥

83/蓝袍先生

207/地窖

254/旅伴

257/送你一束山楂花

280/毛茸茸的酸杏儿

298/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314/打字机嗒嗒响

334/两个朋友

十八岁的哥哥

1

唰——唰——唰——

一张粗铁丝编织的双层罗网，用三角木架支撑在沙滩上，他手握一把被砂石蹭磨得明光锃亮的钢皮锨，前腿弓着，后腿跼着脚，从沙梁上铲起饱饱的一锨砂石，一扬手，就抛甩到罗网上，于是就发出这种连续不断的、既富于节奏而又沉闷单调的响声。

经过规格不同的双层罗网的过滤，砂石顺着隔板，分路滚落到两只同样用粗铁丝编制的笼里，细沙透过双层罗网的网眼，丢落在沙地上。笼里的石头装满了，他把铁锨插在沙堆上，一猫腰，提起笼，迈开长腿，甩着左臂，扭着犍牛一般强健的身躯，走上沙梁，哗啦一声把石头倒在石头堆子上，直起腰，从脖子上扯下毛巾，擦拭脸颊上的汗水。

太阳即将出山的这一瞬间，秦岭的群峰沉浮在玫瑰色的霞光里，山峰陡峭挺拔的雄姿顿然变得模糊了，线条柔和了，面目朦胧了，和玫瑰色的天空融合在一起了。蓝莹莹的细细的流水，冬季里裸露的沙滩，落光了叶子的杨柳林带，霜花蒙蒙的麦田，也都沐浴在瞬息万变的霞光里。整个河滩宽阔的沙地上，罗网林立，铁锹闪光，砂石撞击罗网的唰啦声杂乱而又刺耳，和这瑰丽的初冬清晨的美景极不协调地统一在一起。

他把倒掉了石头的笼重新搁稳到罗网下面，往掌心喷一喷口水，双手搓一搓，掌心里发出嚓嚓的响声，茧痂和茧痂搓磨，竟有这样粗糙的声响，铁锹木把儿在他手掌上开始留下劳动的印记了。他有趣地笑笑，捞起铁锹，低头铲起一锹砂石，扬手抛甩到罗网上。

一切都显得十分简单：抛沙取石，卖石头挣钱。只需给手心喷上唾液，攥紧锹把儿，使足劲儿，出力流汗就解决一切问题了。不要精心的谋划，也不必过细的算计，只要一天三顿塞饱肚子，胳膊上有源源不断的力气产生出来就行啰……绕口的数学公式呀，冗长的政治名词和概念呀，堆积如山的数理化习题呀，令人惶惶不安的频繁的考试呀，都像脚印一样留在身后，遥远而又冷寂了。他——十八岁的高中毕业生曹润生，作为一个年轻的庄稼汉，加入到曹村庄稼汉们庞大的劳动大军中来了。

一切显得既简单，又很自然。

他背着书包，车架上捆绑着被褥，网袋里装着脸盆、牙具和杂物，涉过小河，从五里镇中学回到曹村来了。

父亲在门口的槐树下，正用一把铁梳子给黄牛梳刮着皮毛，抬

起头，淡淡地问：“念完了？”

“完了。”他说，也是淡淡的口气，“毕业了。”

“大学……考得咋样？”

“不咋样。”

父亲就不再问了，继续用铁梳子梳刮黄牛卧圈时粘在臀部和肚皮上的粪痂和土屑。他只精通作务庄稼和养育牲畜，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到一块儿的粗笨庄稼汉，对于儿子念书和考学的事，他大约连问询的话题也找不出来……

一月后，他接到一封信，那是高等学校统考成绩通知单。他看了一眼，就塞到裤兜里去了，结果是羞于让人再看一眼，或者告诉他人的。

“润娃，心放开！”父亲显然猜透了信的内容，不用询问，就朗声宽慰儿子，“而今考大学跟中状元一样，太难咧！听人说，咱小河一川几十个村子，只考中了一个女子，人说那女子连着考了三年才得中……”

“嗯……”他不置可否地应着。

“你要是不死心，再念一年，明年再考一回，爸供你。”父亲说，“爸做那几亩庄稼，还成哩！”

“不咧！”润生苦笑着摇摇头，口气却是坚定的。他的高考成绩离那个录取的分数杠儿距离太远了。他看着父亲皱皱巴巴的脸颊上的笑纹，反倒难受了。是啊！父亲供给他念到高中毕业，花了多少钱哪！而他却把好多时间抛洒在五里镇中学的篮球场上。他断然说，“不用补习了，爸。”

“那也好！而今做庄稼，日子也好过了。”父亲轻松地笑着，仍

然在替儿子宽解。在他看来，年轻人都想通过念书考试而进入城市，达不到目的就三心二意，连做庄稼也觉得没意思了。他说，“你看看，天底下的庄稼人有多少……甬在心！”

他和父亲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收秋，掰苞谷，掐谷子，随后就在收获过庄稼的田地里播种下麦子，当秋收秋播的忙季一过，父子俩闲下了。

“得寻个活儿干呀！庄稼人怎能闲吃闲坐呢？”父亲在灯下抽着旱烟，“整整一个冬天，整整一个春天，到搭镰割麦，地里没活儿。润娃，你得搞个营生呀！”

润生靠在炕边，他早就想着自己该干的营生了。五六亩责任田，不够父亲一双手收拾。家里那三十多只母鸡，属于母亲的宝贝，用不着他经营。黄牛生下一头母牛犊，母猪产下的十二只小崽，那是父亲的爱物，更不必他插手抚弄。鸡呀，猪呀，牛呀，这些东西，他全无兴趣，见着都觉得烦！他喜欢蜜蜂，早就想着有一群蜜蜂，春天到南方，夏天到北方，搭火车，乘汽车，天南海北去放蜂，去赶花。那些咯咯叫着的笨拙的母鸡，那肮脏的丑陋的老母猪，那行动迟缓的老黄牛，有什么意思呢？那金色的蜜蜂，嗡儿嗡的，酿出雪白的或金黄的蜜来，多有趣啊！

“我早想好了——”润生看了父亲一眼，胸有成竹地说，“我要养蜂，爸，我把一本《养蜂学》看得快要背过了。”

“哪来的本钱呢？”父亲总是从实际出发，“一箱蜂要七八十块，咱能买起几箱呢？养得少，划不着；养多，又没那么大的本钱……”

“给我买一张罗网。”润生早有打算，“我下河滩捞石头，挣下

钱来买蜂。东杨村俺同学家养了十箱意大利蜜蜂，他爸不会管理，没赚着利，不想养了。我想把他那些蜜蜂连窝端过来。我今年捞一冬石头，挣的钱差不多够了。”

“你爱弄，就去弄那蜂去。”父亲从来不违拗儿子，总是顺着儿子的兴趣。他生过六个女子，五十大关上才得到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爱子之心可以想象了。况且，曹村的曹安勤就养着一群蜂，走南闯北，赚得一把好钱。儿子养蜂是正经营生，不是玩狗耍鸽子的二流子行径嘛。他说，“你去捞石头吧！挣下钱你自个儿攒着，给你买蜂去。要是不够，爸卖这窝猪娃，给你添补……”

他扛上铁锨和罗网，走出自家小院低矮的门楼，下了场塆，下河滩来了。河滩里刚刚落下头一场小雪，冬小麦嫩绿的叶尖翘在薄雪上头，像河岸两边的庄稼人一样。他在宽阔的沙滩上，选择一道石头多的沙梁，用三角木架支撑起罗网。用铁锨抛起第一锨砂石，石头撞击崭新的铁丝罗网的第一声响亮的声音，新奇而又陌生，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里。

沙滩上拥挤着多少人啊，男人女人、壮汉青年，有的是一人一张罗网，有的父子、夫妻合着一张罗网，摆开架势，抛砂取石。整个河滩上都是石头撞击罗网的杂乱的喇叭声。土地下户了，冬闲了，多数找不到挣钱门路的人都下滩来了。这种劳动平稳，不需要四处奔波，一天三顿可以吃到自家锅里的热饭，晚上能在自家的热炕上歇息。不要投资，不要本钱，只需花十几块钱买一张机器轧制的罗网就行了。不用任何人号召、动员，秋播一毕，庄稼人挂了犁，卸了铧，扛上罗网走下村前的河滩里来了。这儿是一个取之不尽、掏挖不竭的天然采石场，可以容纳一切人。

他没有烦恼，倒是很踏实地在曹村门前的沙滩上撑起了自己的罗网。他学业平平，只是个中等生。对于参加高考，本来就缺乏一定要考中的狠劲儿，结果自然是早可预料的。因为所望不高，失败时也就减轻了痛苦的程度。他喜欢蜜蜂，那个神秘的王国比什么大学现在都令人动心；他喜欢养蜂人的生活，天南海北去赶花采蜜……为了尽快地把东杨村那十箱蜜蜂买过来，他现在必须埋头苦干，拼命抡动铁锨，从一锨一锨抛起的砂石中，挣下买蜂的钱来！东杨村那个同学他爸，简直是个大笨熊，把二十多箱可爱的金黄色的意大利纯种蜜蜂弄死了大半，太可惜了……到他攒下千元款项的时候，就要把那十箱蜜蜂连窝端过来。那时候，他就扔下铁锨和罗网，离开这冬季奇冷而夏天特热的沙滩了……

啊——

曹润生抛着砂石。他穿一件蓝色秋衣，短短的运动员平头上热气蒸腾，红润润的脸膛上流着汗水，可胳膊上并不困乏。下河滩近一月来，最初的不适应重体力劳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双手已经磨出厚硬的茧痂，无论速度和耐力，乃至捉锨扬沙的姿势，都完全可以与任何一位庄稼汉相抗衡了。在篮球场上训练出来的四肢，灵活而轻便；膀阔腰细，行动敏捷，连抛砂提笼倒石头的动作，都带着投篮时的优美姿势。

他抹一把汗，欣赏着不断增高的石头堆子，嘴角露出得意而又不满足的微笑，像球赛时瞥一眼记分牌上的积分数字的神气。这时候，一辆天蓝色的大卡车呜呜吼叫着，从河滩麦田间的白杨甬道上开到河岸边来了，这是今天早晨头一辆开到曹村河滩来的装载砂石的汽车。他扔下铁锨，迎着汽车奔去，有好多入已经从河滩的各个

角落蹦起来，朝着汽车开来的方向奔跑。激烈的竞争出现了……

2

沙滩虽远离村庄，却不是世外桃源，竞争比在责任田里表现得更趋表面化、尖锐化。一家一户的责任田里，谁家的麦子长得好，谁家的棉苗齐壮，那得凭作务技术，默默地进行比赛和竞争。沙滩上不一样啰！不光是看谁的石头捞得多或捞得少，那只能是成功的一半，甚至是少一半；关键的关键是能不能及时地将汗水换来的石头卖掉；只有把石头装进大卡车或拖拉机的车厢，从驾驶员手里接过那一张盖着公社砂石管理站紫色条章的发票，那时才能心地踏实地说，汗水洗出来的人民币，切实地装进腰包了。石头捞得再多，堆在沙滩上不能卖掉，那只是一堆石头，不是票子！而一旦春节前后不能出手，小河在阳历四月就进入汛期，倘若一场洪水漫下来，汗水就算白流了。

每有一辆绿色或蓝色的卡车拐进河湾，就有一伙青年或老年捞石头的庄稼人丢下铁锨，奔跑过去，汗渍斑驳的脸上做出巴结乞求的笑颜，捷足先登的小伙子一步跃上踏板，把早已点燃的香烟塞进司机的嘴巴，几乎千篇一律地重复着一句话：“师傅，咱的石头，干净得跟水里淘过一样……”

曹润生跑着，跑着，沙地上软绵绵的，跨出一步，软绵的沙子又把入滑回半步，全不像又硬又光的篮球场跑起来舒服。他也要卖石头，他必须参加这种竞争。他气喘吁吁地跑着，跑着，终于在半道上收住了脚步。晚了！已经有三四个人先后拦住汽车了，把汽车

驾驶楼两边的窗口挤满了，自己起动得太晚了。他扭身走向自己的沙梁，却听到粗壮的嗓音在吵闹，在对骂，竟然动起拳脚了。好多人纷纷朝汽车跑去看热闹。润生也缓缓地跑过去，想看看究竟谁和谁打架呢？

呀！五十多岁的长才大叔，鼻孔和嘴巴全被鲜红的血浆黏糊住了，怪吓人的。他坐在沙地上，双手死死地抱住一个名叫曹占孙的青年的右腿，嘴里叫骂着。曹占孙根本不在乎，嘴角叼着纸烟，眼睛瞟瞅着天空，一副傲慢而又蛮横的神气。

问题并不复杂。长才大叔和占孙大约同时奔到汽车跟前，占孙腿脚灵活，一跃就跳上汽车的踏板，肩膀把笨手笨脚的长才大叔撞倒了，跌扑在汽车旁边，差点儿给车轱辘压住腿脚。长才大叔慌忙爬起来，照着占孙的屁股踢了一脚，占孙反手一拳，打得他鼻血如注……奇怪的是，好多人围在汽车周围看热闹，却没有动手拉架。长才大叔自知不是小伙子占孙的对手，没有敢再还手，就抱住他的腿脚不放，僵持着。为了出售自家的石头，争争吵吵的事时有发生，谁也不愿意介入到与自己关系不大的纠纷中去，冷漠地看一看，纷纷走散了。有几个人竟然围住司机在缠磨，全然不顾这两个因为争执而发生冲突的人。司机坐在驾驶室里，咂着烟卷，谁也不瞅，漫不经心地瞅着前头的沙滩，嘴里冒着烟雾。看着司机那副冷漠的架势，润生心里憎恶起来：瞧你那个架势！你下车来劝解一句，会劳你多少神呢？

润生看看长才大叔血糊糊的嘴巴，走上前，拉扯他的手臂，用一种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大人们的口吻劝解：“算咧！算咧！乡里乡亲，甬失了和气……”是啊，在学校里，班主任常常给他们讲文明

道德，要尊重别人的人格，要尊老爱幼，要有礼貌……可是在这河滩野注的地方，谁讲这些道理呢！

“叫他狗日的把我打死，我早就活得烦咧……”长才大叔喊着骂着。

“打死你？我划不着账哩……”占孙仍然傲慢地说。

长才大叔双手死死地扣在一起，掰也掰不开，润生一时找不到更有用的话劝解，作难了。他想对占孙说：你占了便宜，少说几句气话吧！或者道歉几句，长才大叔也就有脸从地上爬起来了呀！偏偏是占孙不买账，打了人还不松口，曹润生在心里憎恨那张蛮横的脸了。

“谁个叫曹润生？”

润生放开手，转过身，看见司机从驾驶楼的窗口探出头来，正在呼喊他的名字。怪！这位满脸络腮胡须的司机，从来没见过面，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润生愣愣地瞅着司机，说：“我就是。你找我……”

司机喷出一口烟，盯着他，问：“你的石头在哪儿？”

“下边……”润生愣愣地指着自已石头堆子所在的方向。

“装你的石头。”司机缩回脑袋，“走，引路。”

这是怎么回事呢？润生看见围在汽车跟前纠缠司机的几位乡亲，全用一种探询的眼光一齐瞅住他了。润生明白众人那眼神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只有暗中行贿买通了什么人，才有这种指名道姓装你的石头的美事。可是，他没有给任何司机送过礼，也根本不认识公社砂石管理站的任何一位干部，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样的场合，遇见这种不期而遇的事，润生觉得众人的眼光

像蒺藜狗子粘在脊背上，甚至觉得劝解长才大叔的举动都是虚伪的了。嗨！别人为拦车打得头破血流，你却不费口舌卖石头，还要装模作样来劝架……

他忽然灵机一动，对长才大叔说：“快起来，装你的石头吧！”

长才大叔一惊，忽地从地上爬起，对占孙骂道：“狗日的，走着看，我跟你不得完……”

润生已经跳上汽车踏板，手抓着驾驶楼上的窗边儿，引着司机一直开到长才大叔的石头堆子跟前。

车门打开，中年司机从驾驶楼里走出来，跳到沙滩上，头发稀疏而胡须茂盛的中年汉子，挺着胸，凸着肚，帆布工作服的纽扣只扣住最下面一只，圆滚滚的肚子把毛衣撑得变了形。他走到石堆前，用脚拨拉一下石头，看看成色，随口问：“这是你的石头吗？”

“是我大叔的。”润生说。

“别人指派我来拉你的石头！”司机说。

“我大叔的石头……”润生急忙说，“跟我的一码事。”

“装吧！”司机一摇手，车厢里的几个装卸工，纷纷跳下车来。

长才大叔已经在河水里洗过脸上的血污，用衣衫的下摆襟乱擦着水渍渍的脸颊，捞起铁锨，帮着陌生的装卸工们装起石头来，和占孙打架的事已经抛到脑后去了。刚撩拨了两锨，长才大叔停住手，从棉袄里掏出一包“金丝猴”香烟，一一塞给装卸工们。司机瞅一眼揉得皱皱巴巴的烟盒，不屑地推开了。长才大叔把烟盒又塞到润生手里：“润娃，你陪着师傅抽烟！”

司机在沙地上坐下来，点燃了自己的黑色雪茄，用怪异的眼光盯着润生，说：“小兄弟，你给公社砂石管理站进过多少贡啦？”

“进贡”这个词，是润生下到河滩以后常常听到的话，含义是行贿。在学校里，老师讲到过贿赂，乡村人过去说“塞黑食”，真是形象而又确切。不过，捞石头的庄稼人，既不习惯说高雅的贿赂，也丢弃了太直太露的俗语“塞黑食”，现在通用含蓄而又通俗的“进贡”这个词了。

可是，平心而论，简单而年轻的高中毕业生曹润生没有通过此道，连砂石管理站的前门或后门一概没有进去过。他压根儿不认识管理站任何一个人，即使想进点儿什么贡品，却是求告无门哪！他宁可去追拦卡车，和那些司机们纠缠，软磨，而这种乞求在河滩里没有人笑话。他追拦汽车的速度之快是无与伦比的。轻巧地跳上正在行驶中的汽车踏板的动作，也是无与伦比的。他曾经是本县中学生篮球代表队的主力中锋，那些笨拙的庄稼汉怎能相比呢！他的石头没有过多的囤积而及时卖掉了。

“有贡品我自个儿早享用了！”曹润生斜眼瞅着司机，感到了侮辱。你自个儿那么贪吃，以至把肚皮吃得连纽扣都扣不上了，却怀疑别人去进贡。他不屑地一扭头，“我还没学会哪！”

“那么……是你舅还是你姨夫在管理站？”司机恶毒地嘲笑说，“那么一个狗屁管理站！”

“我儿子也不在那儿！”曹润生反唇还击，“谁要是进过管理站的大门——咱俩，谁是儿子！”曹润生解气地说，报复似的瞧着司机那张气得鼓鼓的脸颊。

“既然你没进贡，既然没有你舅你姨夫在管理站，那——”司机紧盯着润生，两只鼓出的眼珠不怀好意地瞅着他，“那么我问你，砂石管理站那个开票的女子，为啥把我调拨到曹村这个鬼地方来？”

为啥指名道姓要叫我拉你的石头？害得我多跑几十里路，多烧两公斤汽油……”

润生纳闷了，砂石管理站开票的女子姓甚名甚，他也不知道，真是摸不着头绪。看看司机愤愤不平的神气，不像说谎诬诈嘛！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个长得怪疼人的女子，再三叮咛我，‘你到曹村去装石头，找一个叫曹润生的青年……’”络腮胡须司机压细嗓门，愚蠢地模仿着那个女子的嗓门音调，随之脸上一变，戏谑地说：“那个女子是你媳妇吗？我看八九不离十……”

“胡说……”润生臊红了脸，心里忽然一动，会不会是她呢？她什么时候到砂石管理站去工作了？他可一点儿也不知晓。

“我说准了吧？脸红了哇！”司机开心地哈哈大笑，更加放肆地取笑说，“那女子长得好漂亮！小兄弟有艳福……哈哈哈……”

曹润生的脸一阵阵发热，心在胸脯里不安地跳弹起来，他的同班同学刘晓兰，什么时候到砂石管理站工作了，还暗中给他行着方便？他无法抵挡络腮胡须司机那锥子一样尖锐的眼光，惶惑地避开了。

“有这样疼人的妞儿暗中保佑你……”司机站起来，友好地拍拍他的肩背，得意地笑着说，“你该当蹦起来才对呀！”

石头装满了，装卸工们先后爬上车厢，裹紧衣襟坐下来。司机钻进驾驶楼，发动了汽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狡黠地笑着，“小兄弟，日后甭忘了老哥给你搭过一回桥哪……”汽车开走了。

长才大叔一边抹着脖子上的汗水，一边把一张卡片递过来：“润娃，你看，这上头写着几吨？”

“四吨半。”润生说。

长才大叔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盖着紫红印章的卡片装进棉袄里头的口袋里，舒悦地笑着。他诚恳地拍着润生的肩膀，大嘴长舌头溅出唾沫星子，动情地说：“俺润娃到底念过高中，懂得礼行，跟那混蛋孙子不一样……”

润生听不进去长才大叔啰啰唆唆的话了，心里正在想着砂石管理站那个开票的女子……

“叔急着用钱哩！”长才大叔还在啰唆，“旁人给你小青哥说的那个媳妇，这月初六见面哩！正愁礼钱凑不够数儿……”

润生点点头，表示理会了。乡村里订婚结婚，那是庄稼人的头宗大事。他说：“你要是急用，我再给你拦车……咱们干活吧！”

长才大叔感激地点点头，夸赞着他，转过身走了。曹润生走回到自己的罗网前，捞起锨把儿，抛甩起砂石来，铁丝罗网上发出连续不断的喇啦喇啦的响声。刘晓兰好看的脸蛋和眼睛在他的眼前闪动着……

3

公共汽车在五里镇停下，他和她走下车门，暮色苍茫了。

他们一块儿在县上参加中学生篮球联赛回来。她是本届女篮冠军获得者的五里镇中学代表队的替补队员，他却是男子季军的五里镇中学男队的主力中锋。季军虽然不大显赫，而8号中锋的出色演技却倾倒了县城居民中的球迷。这个秦岭山下的偏远县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性的篮球狂热。赛后，他被选拔为县中学生篮球队